

詠梅圖

編 谷 懷 張

——行發社版出都成——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初版

美國輿論

全一冊實售國幣捌元

(外埠門加運費區資)

編者	發行	印刷	代售處
張懷谷	成都出版社	成都出版社	全國各大書店

前言

世界反法西斯主義戰爭，愈接近總解決的時機，各盟國間團結愈緊，關係愈密，相互間關懷亦愈切。良以如此方能獲得勝利，攜手同向世界民主大家庭邁進。盟國輿論對中國國內措施之批評與建議不少，美國方面尤多。正如美亞雜誌所說：

『今天美國利益和中國利益，是密切的結合在一起的，我們在對共同敵人作戰當中是伴侶，并且我們也認識到，遠東的安定而順利的戰後秩序的最確切的保證，一定是一個民主的，經濟上強有力的，政治上團結一致的中國誕生，所以，勸告中國政府採取各種步驟，以加強它的戰時經濟，和由擴大民主，而不用強力壓迫小黨派來達成政治危機的解決，并不能算是一帝國主義心理的標幟，或者是存心譏諷中國的英勇成就。』

『中國今天，正處在生死攸關的十字街頭。一條路引導前進到真正的民族團結，擴大政治上的民主和經濟上的改善，這會復蘇它的作戰努力的。另一條路引導到後退，增加中國社會的反動勢力，壓制民主運動，用窒息人民的創造性的一種腐蝕性的官僚政治的權力，來進行統制，和日益成長的公開的內戰危機』（見本冊二九頁）『中國為民主而奮鬥和目前的政治危機』（一文）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故選譯數篇，彙訂成冊，但願國人抱『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心情，來讀這本冊子。

編者一九四四年四月

SWF385/12

目次

前言

勝利須在中國爭取·····	M · 史蒂華 (一)
遠東的混亂·····	新共和雜誌 (七)
中國的通貨膨脹·····	E · 塞伐萊特 (九)
中國的內爭·····	紐約時報 (一三)
中國內部的危機·····	F · V · 費爾特 (一五)
中國爲民主而奮鬥和目前的政治危機·····	美亞雜誌 (二七)
中國軍隊的實情·····	L · K · 羅辛格 (四六)
你以爲如何?·····	R · S · (四九)

勝利須在中國爭取

M·史蒂華作

(原文載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六日「民族」雜誌)

太平洋戰爭中盟國的基本戰略，最近由於反攻的揭開以及海陸軍高級領袖的發言而解釋清楚了。雖然攻勢會在日本防線的周圍許多地方發動，但主要的攻擊將一定是以美艦隊全力作後盾，直接穿過太平洋，其最終目標是奪取中國的一個或數個海口，以作最後進攻日本本土的基地。尼米茲將軍視察新近克復的馬紹爾羣島歸來，談到這一基本戰略時，是完全坦白的。他說他認為「唯有從中國的基地才能擊敗日本」，他的目的是「使陸軍和空軍進入中國，這樣才能使事情發動起來」。他接着又說：「我們將設法在中國登陸，可能在那裡就在那裡登陸，」這也已經不是什麼秘密了。幾星期前，空軍總司令安諾德將軍在給陸軍史汀生的報告裡，也表示過這樣的意見，安諾德肯定的說中國「在未來的可能中」是「我們對日空戰的最有效的基地」。

安諾德將軍的聲明是意味深長的。因為在目前的情況之下，中國僅僅只是太平洋戰爭中的次要的戰場。美國大部份人覺得中國的潛在的重要性，及其事實上所担任的角色中的距離，是令人不解的。對於曾經阻礙，而且仍在阻礙中國的地理上的有利條件及鉅大的人力作對敵較大進攻的一些困難，即令是一般的分析，也是比較的少。

一、充分利用中國作根據地基本的降降，自然足至今未獲解決的供養問題。現在一般人都已認識到重開滇緬路也不會在幾個月解決運輸上的難題。滇緬路重開後一年之內頂多也不過每月增加二萬至三萬噸，滇緬路用來供給一支美國軍隊，是不夠的，雖然它可以有力地支持中國人自己正在做的努力。因此，在廣州或華南其他的海口克復，爲盟國充分運用以前，情況不會有什麼顯著的變化。就算到那時，要在短期開通鐵道及裝備一師太的外國的遠征軍在中國作戰，也是異常艱難的。在目前的條件下，在供應的輸送上逐漸有了進步，這是真的。從印度空運的運輸量已經超過了以前滇緬路的最高紀錄每丹二萬五至兩萬噸，到史迪威將軍的部的大運輸機關在不久以後運輸時，運輸量還可以更加提高。第二步，要靠北緬的軍事上的成功。雷多公路要延到滇緬路的交叉點，然後重開滇緬路本身。縱然如此，輸入中國的供應品還是有限的，這將繼續使戰略受到限制，因此，須盡一切可能，利用中國的資源。這樣，在最近的將來，進步是局限於：①充分裝備中國陸軍，並提高其積極性。②在中國國內建立外國的特种部隊，主要是空軍。

把中國可能調動的有相當訓練與裝備的師團，放在史迪威將軍所說的配合尼米茲向中國沿海進攻的，反攻的戰場上的問題，正由各方面來企圖解決。已有一年多，有相當數目的中國部隊在印度受到連帶最現代化的器械的訓練，其中有些正在和緬北作戰的美國十四軍並肩作戰。在中國內部最有訓練的各師，已有的能够在最嚴格的戰鬥條件下的戰場上作真正的戰鬥。包括着這樣的部隊的中國遠征軍已經組織起來，由中國最有才幹的軍事領袖之一陳誠將軍指揮着這一支部隊，預料將開到北緬，之後，大概會攻入泰國和越南，配合蒙巴頓的反攻。

爲了最後反攻，驅逐日寇出中國，中國需要遠較現在爲多的軍隊。有些軍隊是有用的而且真

對着日軍，但是他們要由防禦進到反攻，就需要更多的裝備。有些是因中國內部的政治而死僵着的，中央軍中最精銳的一支部隊，約有五十萬之衆，配置在所謂邊區——共產黨的軍隊的根據地作軍事封鎖。由胡宗南將軍指揮。該軍裝備和指揮官都是特別精良的，在最後對日反攻中可以是有力的一支部隊，但是運用它，就需要中央當局與共產黨領袖之間的不同意見，有政治的解決。如果能達到這一政治解決，就可以充分利用中國陸軍中另一支部隊——就是中國共產黨軍隊本身來作全面反攻。這些軍隊不停地在華北各省以及揚子江流域的許多區域內對日作戰。他們確實的力量有多少，尚未被人知道。去年夏天，當內戰危機威脅時，共產黨領袖曾表示過他們有五十萬的軍隊來對抗任何進攻，十八集團軍與新四軍的正規部隊除在裝備上較差些，在組織上與指揮上，和中央軍最精銳的部隊相等。與正規軍配合作戰的游擊部隊，數量比正規軍還太多。他們指揮得力，紀律良好，他們能發揮最大的軍事效果。

但是在對日本反攻之前，一定得先在中國建立強大的空軍。中國戰場上的空軍基地，可以建立在打擊日本主要工業中心的航程內，這一事實，更增加了創立空軍的必要。這已經在開始順利地進行了。在中國，今天美國的十四航空隊正漸漸地伸展其作戰的範圍，不論在戰術上支持中國陸軍方面，以及在戰略上轟炸敵區及供應線方面。雖然據安諾德將軍說，戰略的轟炸還只進入預備階段。他告訴史汀生：『我們不打算把從亞洲的空軍作戰停留於游擊戰的階段上。日本的海運也好，工業也好，都將無法避免我們的轟炸。』

目前第十四航空隊的基地局限於揚子江以南的地區。它的戰略轟炸的範圍包括緬北，及越南，泰國的大部份，海南島，香港與台灣。雖然範圍頗廣，在最高戰略的效果上，仍然是太偏南方

了。上面列舉的諸目標中，只有台灣有些重要一點的工業設備，基本的目標遠在北方——日本，朝鮮，和東北。如果集中的轟炸要炸到日本帝國的內閣，則華北空軍基地是十分必要的。例如，從山東的膠東半島某些部份，或者從揚子江入海口以北江蘇的沿海地帶，長距離的轟炸機可以襲擊大部份的日本工業中心地帶。

八路軍的部隊及其輔助的海擊隊佔領了山東內地的很多地區，其中包括山東東部的膠東半島，而新四軍正在揚子江河口以北的蘇北濱海區作戰。這些事實並非示意第十四航空隊馬上就可在那些地區建立空軍基地。空軍根據地必須有安全的出入和供應路線，而且一定要有能够抵禦大規模襲擊的陸軍防守。但是華北共產黨所據守的廣大的地區應該在推進對日本經濟中心的空戰中，予以充分的利用。

在考慮這一方面的可能性的時候，必須明白華北軍事和行政的一般狀況。黃河河曲以東直到濱海的整個區域，像蛛網一樣地密佈著游擊根據地，這些游擊根據地安坐在日本據守的主要鐵路與河流交通線之間。從黃河到海邊之間五個主要的游擊隊的行政機關，統治着綏遠，察哈爾，山西，河北，河南，山東和江蘇的廣大的地區。這些游擊區的居民確實的數目不得而知，但估計大概在三千萬到四千萬之間。

游擊隊的總根據地是在黃河西面的邊區，其首府是陝西的延安，邊區包括有陝甘寧二十多縣，居民約二百萬。十八集團軍的總部，主要的教育機關及訓練學校，醫藥中心的一部份以及中共主要的軍政領袖都在那里，邊區沒有被日軍佔領，共產黨的『正規的前線』延伸在黃河河曲沿岸，即邊區的東部邊境。

我們已認識或遲或早，當我們對日作戰有進步時，在華北必須要建立空軍基地。那麼在這一點上，我們立刻可能做的是什麼呢？邊區對日本的侵入，是有安全的防衛力的。在開始空襲日本的內閣方面，邊區佔有戰略的地位。從該區的基地出發，華北的大部份是在空軍的有效轟炸範圍以內，可以襲擊供日本焦煤的主要部份的開灤煤礦的主要設備，同樣也可以襲擊運輸大焦煤，鐵砂，棉花，鹽，五穀至天津，青島以及日本北部海港的一部份的主要的鐵道。如果有兩個條件實現了的話，那麼在邊區建立空軍基地應該是可能的。這兩個條件乃是十四航空隊要積集充分的供應品，以及開放對邊區的封鎖，這封鎖線現在阻止人們進入邊區，甚至連外國觀察者都不准通過。

在邊區建立了空軍基地之後，就要向沿海推進，經過山西，河北，山東，在那些省份中增設基地。在最後的分析中，這方面的軍事問題只是加強該地區陸軍，使足以防守那些空軍基地而已。在華北各省作戰的游擊隊的有效性，減少了這一任務的困難。在選為空軍基地的關鍵區域，供給游擊隊以一些步槍，機關槍，及輕山砲，就能迅速地保證有充分的防守力。租借法案的軍需品如能供應到華北的大部份地域，可以使當地游擊指揮部方面轉入反攻，以嚴重地困擾日本佔領軍。但是這樣的辦法，又一定得等到封鎖問題解決以後才行。

在開羅會議上面，似乎曾提出過，必須解決中國內部的某些政治問題，作為對日全面反攻的先決條件。

有一個記者在報告開會情形中寫道：『參加會議者認識到，在開放中國作為對日直接進攻的基本根據地之前，將委員長與共產黨部隊之間的內部的不合，一定得先予克服。』這以後，重慶

遠東的混亂

(原文載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三日『新共和』雜誌)

遠東的一大問題，就是重慶的中國政府不論在軍事上或政治上的力量與一般態度的問題。據傳，在開羅會議時，羅斯福先生和邱吉爾先生告訴蔣委員長，在重慶政府與中共成立諒解以前，不能重開滇緬路，也不能使中國在軍事上強起來。

中國的一般的情形是頗為暗淡的，粉飾太平對同盟國的事業並無好處。當日本佔領了沿海的地帶後，國民黨喪失了大部分中產階級的支持，包括在西方國家所稱為自由民主主義者的大多數。國民黨投靠到內地的地主方面了。政府已為無效能及腐化所侵蝕，而這樣更增加了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避免的飢饉而損失的大批人命。而更為重要的事實則是中央政府在目前對打共產黨，似乎比打日本尤為關切。雖然對日作戰實際上已停滯，重慶的數十萬最精銳的部隊却浪費在西北共產黨統治的約有五百萬人民的區域的邊緣上。有些最近從中國歸來的美國觀察者認為中國共產黨雖只有有限的資源，但在目前抗日戰爭中所做的事蹟，却比重慶政府為多。

這是不幸的情況，而美國的政策，很遺憾地，也許在使它更為惡化。大概我們的政府覺得，它只能和承認了的中國政府來往。我們一切援助都是限制於給重慶政府。但不幸，在政治的真空管裡是起不了什麼作用的。在中國一般都認為，無論重慶政府怎樣的貪賤，辦事不力，反動，美

國是永久支持它的。這至少有個壞結果：它使重慶政府覺得不必力求上進，疏遠了中國許多最優秀的人，那些人認為目前的政府在任何方面，都够不上是孫中山先生的合法承繼人的。

要記得中國共產黨只是在很鬆泛的意義上是共產黨。如果不是爲了沿用舊組織和名稱的價值的話，他們可以更合適地自稱為中國民主黨人。他們並不是在莫斯科的影響之下，他們是有能力採取完全獨立的路線的，只是有的時候他們的希望和俄國的有些偶合而已。他們主要的目的在消滅地主制度和推行教育及工業化。

同盟國家對南斯拉夫的政策很可以作爲中國的先例。在南國，一認清了鐵托是在打德國而米海洛維奇不打時，我們馬上丟下米海洛維奇而援助鐵托。明顯地，我們不應丟下蔣委員長，但是我們很可以向他這樣說：我們主要的事情是在儘快的取得戰爭的勝利，爲達到此目的，需要每一個健壯的士兵上戰場，他那些監視共產黨的部隊應立即開始打日本，共產黨應該得到他們所需的武器，裝備起來，參加到抗日的總戰略中來。

無疑地，蔣委員長會回答，說共產黨想奪取政權，在擊敗日本之後，他們將發動內戰，因此把武器交給他作爲此用，實係蠢事。但是，回答是：共產黨又是在未審先被判罪了。如果中國不再是一黨專政的國家，像蔣介石最近所答應的一樣，那末共產黨爲什麼又不該成爲左翼黨，像戰前歐洲的那些共產黨一樣，有代表參加到聯合政府裡面呢？只有在專制國家內，共產黨才成爲威脅，那時，將大多數人的命運是十二分的貧困。只要中國向民主主義的方向前進，共產黨和重慶之間的矛盾是可以緩和的。

中國的通貨膨脹

E. 塞伐萊特作

(原文載一九四四年一月三日「新共和」雜誌)

幾星期以前我站在華南的一個大飛機塢邊上的灰沙飛揚的路上，看着一架架深綠色的飛機，蓋滿了印度平原上的塵土，降落下來。一輛載重車開到這些飛機的旁邊，轉運沉重的一箱箱的貨物。箱子裡裝的是中國的鈔票——那是給經濟上發燒的中國身軀中打的靜脈針。每個月有更多更多的箱子運到。自從一九二三年的德國以來，世界上還沒見過像今天中國所存在的那樣大規模的通貨膨脹。

鈔票大半是紐約美國鈔票公司印的——沒有十元以下的，因為在舖子裡沒有十元以下的物品。票子由輪船載到印度，由飛機再運到中國，一星期有許多噸。

重慶政府眼前的問題是在怎樣加緊印刷機的速率，以趕上物價，物價上昇率，大抵是一月百分之十，而很少有減低這速率的徵象。今天在中國流通的貨幣數目是這樣的驚人，以致政府都不敢公布真正的數字。中國政府的經濟專家之一曾告訴我，在十年前情況已超過了潰崩的不可避免之點。但中國的經濟沒有崩潰。尚未崩潰。

美金一元的購買力，在二十元法幣換一美金的匯率之下，只值五分錢。美金一元可以買到半包頂蹺腳的紙煙，或半磅花生，或是六張蹺腳的打字紙，或是坐一趟重慶的特別快公共汽車走幾

條街之後，再買一盒洋火。一雙新皮鞋要六十美金，一個提包五十，舊雨衣二百，我們第一次在重慶上館子四個人，五十元。

奇怪的是，雖然日本佔領了中國的最好的工業區域，控制了鐵道以及所有的港口，致中國不能從海外輸入日用品，然而你可以看到舖子裡滿是各式的奢侈品。在我們五十元美金，吃了一頓飯之後，我的朋友和我在街上閒溜，看看盒子裝的糖果的牌子，仿製的克利納克斯牌月經帶，葡萄酒和冒牌美酒，熱水瓶，毛巾，打火機，以及裝飾用品——只要出得起價，你要什麼有什麼，而這些物品，幾乎全部是從上海，香港或東京來的。

在自由中國與淪陷區之間的『邊境』生意是非常大的。貨物或由揚子江上抽稅，帆船？或由馬車或力夫的肩運，而千萬個中國人和日本人做這種當生意而變成了富翁。

前年以前實施限價計劃時，蔣委員長在國民參政會上曾說過：『統制物價方案尚未臻盡善』。這是有點輕描淡寫的說法。在參政員的討論中說明了在有些省份內，比起一九三七年來，物價漲了二百五十倍，百分之二萬五千！

贛南水漲了廿三的當然受害最大。

就蘇浙富有的外交人員，也很艱難，因為他們一定只能以三十比一的匯率兌換錢。有一個大而富的國家的大使，聽到說我在緬甸叢林裡把衣服都丟掉了，自願要賣給我一件襯衫。正在那時，大使的僕役長送進來波蘭一等秘書的名片。大使請他進來，還叮囑僕役長把名片還給那個秘書。名片是很貴的。

最近成都金陵大學的研究，說明了擁有大財產的人和大地主們的生活，和戰前一樣地優裕，或者更好些。小的自耕農的收入量比戰前少了百分之十。商人及店主階層的實際收入降低了百分

之十二。

普通士兵與教員，以及許多公務員是降入極端的貧困中，苦於營養不足。我認識有些教員之今天還能够活着，只因為他們的朋友，包括美國人，私人捐助他們。在九月十二號，政府給教員規定有特別津貼，但是這是不夠的。中國的某些最優秀的作家和藝術家，因病弱不能工作。

最近美國要運金條到中國，以扶持搖搖欲倒的財政機構。當我離開重慶的時候，中國政府尚未決定如何使用這筆金子。他們可以把這筆金子為基金增發鈔票，也可以把金子拋售在市場上，定價每兩中國法幣一萬元。在中美官方匯率之下，金子只合中國法幣七百元一兩，因此他們如果採取拋售政策，可以做一筆大買賣。如果脫售金條，那麼買的人一定是中國在戰時發了財的人，他們這樣就可以使自己戰時財產穩固起來。在這個情形之下，大部份金條一定會輾轉流入日本佔領區，這就是說，落入日本人之手。

最近，中國已不得不開闢稅源以維持軍隊和政府。許多農民，甚至災荒區的農民，眼睜着他們全部的穀物給當地的將軍們，軍閥或縣長拿走。你可以時常碰到有些農民，他們的全部收穫已經抵押作好多年後的賦稅。因此就發生過救濟款項有時用來買米散發給飢餓的農民，而那些米本來是他們自己的，給收稅的人收去了。

中國最大的開支自然是政府及軍隊。在今天這方面有些進展，國家預算的百分之三十可以稅收來償付，和美國的比例差不多。如果這產稅與所得稅的紙上計劃真正實施了的話，則可以徵收到更多。但在一個不以法律統治而以個人影響統治，而且政府又全部操在地主與金融家之手的國家裡，那是難以辦到的。

中國的通貨膨脹實在是令人担心。但政府的人如中國國民黨中央秘書長吳鐵城，堅信着通貨膨脹可以在現在速率之下繼續一年之久，才會總崩潰。有的人是很相信他的。中國是百分之八十五的農業經濟的國家。她在正常狀態下可以糧食自給。農民——這就是說差不多中國全體，即使全部廢棄通貨，物物交換，也還可以過下去。他們以前就這樣做過。

但是如農民的開始物物交換，這就是說對政府失去信用。當那時候來到，蔣委員長長的統治將要受到真正的考驗。所以他企圖使人民相信盟國可在一年內擊潰日本，相信到那時海口重開，又可進行生產，那是不足為奇的。他的統治現在是正繫於一髮……

中國的經濟，由於通貨膨脹，會不會崩潰呢？誰都不敢十分肯定。人人都在提心吊胆。孔祥熙博士向他的美國朋友這樣說：『我們正如同烏爾瓦士大廈屋頂上墜落下的人一樣，當他過二十二層樓時，他說：「直至如今，還算好。」』

……

中國的內爭

（原文載紐約時報）

開羅（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四日電——盟國對待蔣委員長政府最困難的一點，就是中國的異常錯綜的政治情況。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抗戰前一點一九三七年曾被蔣委員長長的政府所容納，兩方面在「起合作」了一年半多，雖然雙方彼此都有戒心。

到一九四〇年，中央政府開端公開襲擊共產黨，而成爲一種也許可以描寫爲放大的巴爾幹混亂的情況。

在華北的許多區域，日本人統治了城市，共產黨統治農村。有很長的時期，中央政府害怕共產黨會乘中央與日本的軍事相持下奪取長江流域。

在一九四〇——四一年，中央政府襲擊共產黨新四軍，沒有成功。

目前共產黨正被蔣委員長長的政府封鎖在他們的西北的要塞內，延安是首府。

封鎖的影響及於一切，包括英美送給中國的醫藥供應品在內，而共產黨只能被迫靠他們現有的東西，加上由敵人俘虜來的武器生存下去。

然而，他們在許多方面比中央政府抗日更爲積極，他們的游擊隊更爲有效。